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史部四

後漢書補逸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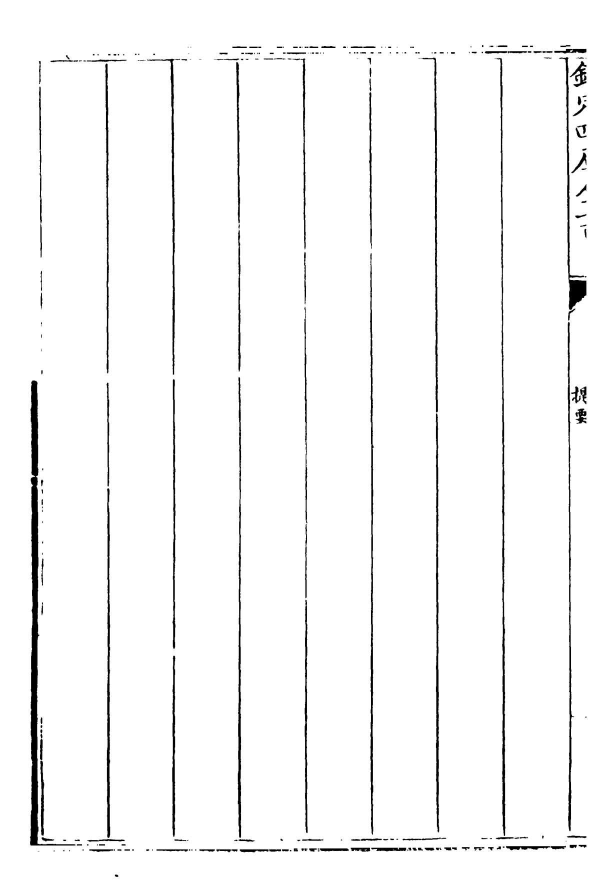
國朝姚之駰撰之駰字魯斯錢塘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蒐輯後漢書之不傳於今者八家凡班固等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張璠漢記華嶠

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崧後漢書各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捃拾細瑣用力頗勤惟不著所出之書使讀者無從考證是其所短至司馬彪書雖佚而唐李賢嘗取其十志以補范書之遺今後漢書内劉昭所注即彪之書而之駰不究源流謂之范志乃别采他書之引司馬志者録之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謬實為最甚然洪邁博極羣書而所著容齋隨

筆亦以司馬志為范志則其誤有所承也至
東觀漢記通考稱存者十卷明初其書尚在
故永樂大典所載較之駰所收為多今已別
加裒輯刊行
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未可以疎漏
咎之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後漢書補逸原序

春秋魯史也一經宣尼之筆削而魯史逸焉等於芻狗自後司馬遷作史記憑空結撰絕無依傍而班固因之成漢書然不聞太初以前盡逸子長之書也後漢史書自當時人主命詞臣撰記後其踵作者為記為書凡十餘家蓋人人自擬遷固矣范蔚宗書最晚出不過集諸家之成以傾液而漱芳耳故當時雅重東觀記與遷固二書稱為三史而外此謝華諸書無一逸者裴松之注

三國志亦多引之不專奉宣城也自唐章懷太子招文學之士同注范書于儀鳳初年上之有詔付秘書省自是而諸書稍稍泯矣故五代及初唐人其類事釋書尚多援引諸家者至六臣注文選其引范書已什之七八迨宋淳化中吳淑進注一字賦表枚舉謝承後漢書張璠漢記續漢書以為皆彼時所遺逸者意其時惟東觀記僅存耳後景祐初年余靖王洙奉詔校范書序其源委臚列東觀以下七種僅載卷帙之多寡而於章懷之

注竟不能取諸書相參對則諸書之逸而不存已如逝水飄風矣夫范書簡而明疎而不漏史通固亟稱之然持論之間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為違天理責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謝夷吾李郃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文贊為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蔚宗與甥姪書以為體大而思精諸序論贊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耀文者

乎且即以文論而搬造者難工潤色者易好集衆文而潤之范亦不得專美於後也夫百末旨酒非不美也乃飲醇而忘蘅杜之馨狐裘之價千金也而不知其成自衆腋此亦失先河後海之義矣今以蔚宗所定爲正史而謝華諸書等諸芻狗是以春秋尊范書吾未之敢信也或曰古書之逸者多矣即如史官所記東漢以來其不傳者何限將按籍而補之恐有塞破世界之憂是又不然夫他書可逸惟史當補近史文煩或可逸古史文

約尤當補今試以謝華諸史與范校其闕者半其同者半其闕者可以傳一朝之文獻其同者且可以參其是非較其優絀于史學庶乎其小補也爰是檢閱羣書鈔蕞成帙考覈同異間以臆斷合為八種二十一卷遂使八百餘年已湮之籍一旦復哀然傳世日月潛曜麗天復光江河滔滔歸自潮汐豈非撰著家一快事哉第鯫生固陋其疎畧之過未能善補尚俟博雅君子重補其闕云爾

康熙癸巳夏五錢唐姚之駰魯斯氏謹題于東皐之露滌齋

後漢書補逸例言

一是編採自羣書概依原本間有大謬舛如註言其小疵纖誤統置闕如不敢妄更

一列朝諸臣畧次前後不盡案紀年而差之以作史者若韓尚可同傳而儒林循吏各歸一部原未嘗沾沾序列也

一凡一人事跡隨得隨録亦不序其先後葢條登縷載固非列傳體耳

一史體為紀為傳為志各有所屬今八書既亡不能

探其原帙但以帝王及諸臣標題而諸條麗其下

其有採自諸志無人可附者特拈數字以便尋覽

一有同此一條兩書引用互異者仍兼採並收不敢

妄削

一諸書多有從同或嫌冗複然參看有三善焉補亡

一辯誤二較量行文高下三

一末學荒蕪既非行秘而藏書寂寥并鮮獺祭之功

其有闕漏再俟增入

後漢書補逸卷一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一

光武皇帝

光武隆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

宋世祖龍章鳳質同符高祖有非常之畧必有非常之貌也相以先觀其面貌再度其短長乃有次第范紀語語倒置遜本書遠矣袁宏記與此同

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

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

帝生濟陽時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始於此

案是時南頓君爲濟陽令光武生于縣舍也

光武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

案范書望氣者蘇伯阿

初光武適新野聞隂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隂麗華

案此見范隂后紀

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案世祖雖出自高帝實與崛起者等卒乃芟除羣豪光復舊物較之一成一旅而中興者其難易何如也

帝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嚴尤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槀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

福曰嚴公寧視卿耶

案嚴尤塵埃物色特具隻眼後乃與王邑輩共攻昆陽不為從龍之彦何也朱福即朱祐

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案范紀有不敢為伯升服喪語史體也不如此文以隱躍生妙雜見馮異傳

上聞王郎兵至後驚去至南宮天大雨上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上對竈炙衣

案此亦見異傳想見道旁舍中真主名世相向燎火千載如畫

故趙繆王子臨說光武決水灌赤眉

案范書臨作林臨說既不行即詐立卜者王郎為天子愚矣

上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

案時王郎購光武十萬戶於是趣駕南轅危急甚矣欲馳還坐以暇豫得全既而傳中人語門者閉之門者不可豈非可護有神

光武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案范書帝之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已具治天下之畧矣

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案此見范紀論中文較簡淨

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

案范書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即此時也

更始立上為蕭王擊銅馬大破之乃受降

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威武闕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

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中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滍水為之不流

案范志晝有雲氣墮軍上名營頭星主覆軍後王尋旋敗死王邑還長安莽敗亦誅死即其應也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經昆陽城

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以為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案范書無將軍服三字

帝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案范書此時立劉聖公為天子光武為太常偏將軍

光武初起義兵與諸季市弓弩皆著絳衣赤幘

光武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

案范書不載

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

郎入官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

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案蕭王推心置人腹中故燒謗毀千章然亦有駕馭之術焉新破城邑不如是人心不定否則必殺已降矣安反側子即所以安天下也

上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馬醢

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赫

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

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鄗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案光武乘時正號以慰攀鱗附翼之傳本屬至正乃以赤伏符即位彊華腐儒適為盛德累耳

帝使劉終偽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

案范書光武起兵初屠唐子鄉又誘殺湖陽尉雖以詐力故不能比隆三代

帝仁智明達多權畧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单衣

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

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案此乃中興第一捷自此威名立矣劉將軍豈匹夫勇哉見小則怯所以全身見大則勇所以安天下

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案范書見馮異傳時乘以御光復中興飛龍在天遂發明王之夢豈偶然哉

詔曰馮異軍雁門闕卒萬餘人降之

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

士

案此見范循吏傳序

一本作層普國獻

大會真定王自擊筑

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

案范書同注云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今字書作穭想古字通耳

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案世祖行幸故鄉不續唱大風歌是其識高處

郟縣有鳳高八尺五采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

案此建武十七年事郟屬潁川郡范云有五鳳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案時齊地初平上自齊歸即汲汲于幸學深得止戈之義網目書初起太學帝還視之易幸為視從古也

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

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汎為吳房侯伯父姊子周均為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重子丹為射陽侯孫茂為平望侯口㚟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為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況緜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以姨子馮邯為鍾離侯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

故皆以列侯就第

宋張南軒以為冠鄧馮賈之徒識明而行修正宜與共圖政光武之不任功臣殊非大公之義然其保全勲舊之意亦篤矣但不宜以吏事責三公耳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故后族隂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

宋世祖之于外戚貽謀最善而子孫桼制猶有名禍如梁竇者

詔曰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

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案范書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詁葢為此也

光武數名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案光武投戈講藝與高祖溺冠慢罵者其優劣不辨自明

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案尚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醴泉出是時中興名佐師師備朝宜有此瑞

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紀

案光武情存損挹郡國上瑞輒抑而不當益懼為諂子嗤耳謙冲之德十載美焉賢于史官之紀遠矣

上以日食避正殿讀讖多御坐廡下涉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吏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

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荼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

案世祖每日食即下詔求直言至是復避正殿冒風露可謂敬天矣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試宣布圖讖于天下

案光武起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皇乎中興盛事也乃雜以圖讖豈非明德之疵

明帝

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

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

宋明帝諱陽一名莊袁書載之范書直作莊時東海王彊已立為太子吳季子之稱胡為來哉殆立之事萌于循頭矣范作十歲通春秋餘闕

明帝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宋顯宗是時師桓榮通尚書也

孝明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

明敏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為皇太子

案顯宗毓質青宮實以德見重非潛謀奪嫡者故本書詳載之

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

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案國法之行必始于貴近勲戚近臣田宅踰制至不可詰問制何以立法何以行東海公知之矣

明帝先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阼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

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案孔子稱舜五十而慕可知慕為孝之至明帝即阼以後思慕日深至夜卜諸夢寐其慕也其孝也丈亦寫得精彩極腴極古

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案此永平十年南巡事范同

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

案諸儒及舊說皆以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所辟雍教導之所靈臺候望之所三輔黃圖

以為明堂辟雍同管子以為明堂靈臺同蔡邕直以明堂清廟辟雍太學為一地其說小異今此營造分列其名即明三事不同也自光武末書起三雍至是益甚古典之復非二主後先表章之功乎

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

案腐儒妄自夸大書版二言偉哉人君之度也范不載

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云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

永平六年廬江出寶鼎太守王雄獻之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其理乎

案范書作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注云雒或作雄不知何以與本書外誤若此

顯宗西巡三老懷章大言上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

案帝書版而謝諸生削章以戲三老步曾却輦畏只觀衣想見宸遊偕樂視民如子景象

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鮦陽侯子傳隱强侯陰盛為無

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厨財足祠祀
案明帝允恭克儉省薄墳陵漢丈之後一人而已
帝于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食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

案范明德后紀云帝將封王子悉半諸國后以為言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丈較明淨夫諸王非后出而請益封帝不敢與先帝子同而儉其制孝慈之德並卓千古

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内者悉令侍祠

案范書有帝幸園陵過式其墓二語漢與功臣不薄比言惟東京當之

章帝

章帝明帝子也以至孝稱孜孜膝下

案范論稱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蓋雖帝天性亦顯宗之錫類深也

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又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罪死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案時因改元故下赦書也范但記亡命者贖各有差不詳

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於定陶

案范書同

章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鍜成一室兩刄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内不見于外故得鍜成劍皆因名而表意

案孝章以明帝苛切事從寛厚故明良交泰有三代風賜劍而手署姓名各當其才則隨材器使之之道

在是矣史稱帝素知人信哉

范載韓棱傳中鍛成作椎成

章帝元和二年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龍四青龍黄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兎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苹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絶載于史官不可勝紀

案人主修言符瑞則禎祥入告者踵接矣章帝十三年中符應幾數百千得毋為諂子笑乎

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案范紀作黄鵠三十

和帝

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寛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沾濡外憂庻績内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寛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恊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案此係本書論賛范但錄符瑞三言而已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宫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案范書改葬恭懐梁皇后于西陵

十年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

案前三月已下脩利隄防之詔而水災仍至壞廬舍則有司奉法之不行也

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元興元年五月右扶風雍地裂

和帝名諸儒魯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平善對事罷朝特須賜履襪

案和帝雅好書史故命諸儒論難帝親裁焉東京文治于斯為盛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和帝二年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六月雨雹大如雁子

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案時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因款塞也

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

案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

安帝

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案范紀是時京師大風蝗蟲飛過雒陽安帝即位以來災異仍興殆無虛月蓋桓靈之變先兆之矣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嬌等六種慕義來降二年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案此皆蜀郡徼外也

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

二年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

案范書時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又大風雨雹

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渠谷

案高渠范作高渠梁渠字傍必有一譌

六年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案范書作七年春正月庚戌章懷注云續漢袁山松謝沈書古今注並同東觀則范之誤可知

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案新野君隂氏和帝廢后鄧太后愍之生則湯沐供邑歿則賻贈有加厚德載福符于坤寧者也

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之

日南地圻長八百十里廣五十六里

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等并威擊羌恢乗勝深入為虜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

案時右扶風仲光虎牙都尉耿溥同杜恢擊先零大敗並歿鈞未嘗與戰故下獄自殺

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

案此元初四年事護羌校尉任尚之功也

順帝

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案范書皆不載策免之由本書甚詳

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名而至皆除郎中

案順帝改元太學新成除郡國耆儒補郎舍人二年復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者豈童子亦隨其後耶范不載

四年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免司徒許敬為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禄終身

案策罷而以千石禄終身漢之待大臣恩渥如此

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礱獻大珠順帝詔曰海内頗有災異而礱不推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以求媚令封珠却還

案帝可謂不貴異物矣宜葉調疏勒貢獻遠將也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為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灾為應至乃戕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案望都縣名章帝改曲逆為蒲陰俱屬中山國時朱遂為中山相故詔責之范書不載失祠北嶽事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

案葉調日南徼外國也

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師子似虎正黃有頾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

案峯牛字甚新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汚策罷

案延字君子蘄縣人

詔曰朕以不德謫見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

案永和元年詔稱日變方遠指此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承華廐令秩六百石

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黄衣詣洛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寛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

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案此奏語似頌似贊饒有古韻范不載夫安帝涼德故陟方無上宗之奏後以故事因其陵號亦稱恭宗則稱宗不足據矣敬宗之宗亦猶是也後蔡邕等始奏毁不應為宗者詳袁書

桓帝

桓帝延禧元年置鴻德苑

案范書作置鴻德苑令蓋苑成而置令也

帝即位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

案孝桓時年十五梁太后立之猶臨朝也去和熹稱制遠矣

桓帝好音樂善琴笙

案元夔夔稱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漢桓似之

延壽七年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主廟詔曰存善繼絕實籍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

靈帝

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案此熹平元年事范畧

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為嵩高山案前書武帝祠中岳改嵩高為崇高也

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案此亦見范紀甚畧

有黑氣墮所御温明殿庭中如平葢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案此光和元年事温明范作温德亦不詳載靈帝弄狗駕驢荒于戲矣宜貌龍之見也

靈帝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内

案范書帝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即此

後漢書補逸卷一